

常言说四十不惑，
我却事事令人大惑
之一是写了部
《废都》。

贾平凹

J I A P I N G A O

卷



世界华文散文精品
HuawenSanwenJingpin
广州出版社

Shijie 世界华文散文精品

贾平凹

卷

广州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作 者/贾平凹
责任编辑/周武豪
责任技编/老嘉琪
封面设计/郭 伟

顾 问/林 非
策 划/黎小江
主 编/周彦文
副主 编/萧重声 丁亚平
编 委/黎小江 周彦文
萧重声 丁亚平
彭 迎 贾焕亭
赵存茂 裴亚莉

书 名/世界华人散文精品·贾平凹卷
出 版/广州出版社(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)
总 经 销/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 刷/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规 格/850×1168 毫米
开 本/1/32
印 张/13
字 数/260 千字
版 次/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/2002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印 数/1-3000 册
书 号/ISBN7-80592-510-0/I.165
定 价/19.80 元

版权专有，盗印必究

编者寄语

★华文美丽的形体和丰富的内蕴，自有其古老非凡的魅力。

电脑的使用使它成为世界文化的精灵，四处飞翔。

散文是它强劲的翅膀。

★散文大家们的作品已经构成人类文化星系中灿烂的星河。

每一位都是一个迷人的星座。

★本丛书由青年学者和著名专家组成严格的编选队伍。

本着人类进步自由的精神，
将陆续推出大家们的力作。

贾平凹

常言说四十不感，

我却事事令人大感

之一是写了部《废都》

JIA PIN CAO JUAN

贾平凹

卷



- 1/ 月 迹
5/ 风 箏
11/ 一棵小桃树
15/ 丑 石
17/ 爱的踪迹
21/ 月 鉴
26/ 白 夜
30/ 对 月
32/ 冬 景
36/ 自在篇
41/ 商州初录引言
50/ 白浪街
59/ 静虚村记
64/ 读 山
68/ “卧虎”说
70/ 黄土高原
76/ 米脂婆姨记
80/ 延川城记
82/ 延安街市记
86/ 宜君记
89/ 黄陵柏
93/ 入川小记



- 99/ 一位作家
105/ 散文就是散文
108/ 商州又录
126/ 一个有月亮的渡口
133/ 紫阳城记
139/ 秦 腔
148/ 五味巷
154/ 十字街菜市
160/ 冰风洞体验
165/ 陈 炉
170/ 三游华山
173/ 酒
176/ 读书示小妹生日书
180/ 地下动物园
183/ 敦煌沙山记
186/ 火焰山
188/ 安西大漠风行
190/ 他回到了长九叶树的故乡
199/ 自 传
207/ 陋 室
210/ 在桂林
215/ 南宁夜市



- 218/ 太阳城
220/ 灵 渠
222/ 雨花台拣石记
226/ 宿州涉故台龙柘树记
231/ 奔 人
235/ 闲 人
241/ 名 人
248/ 人 病
255/ 牌 玩
260/ 笑口常开
265/ 祭 父
276/ 游了一回龙门
280/ 好读书
283/ 关于父子
289/ 我们不器重“传人”
291/ 佛 事
295/ 三目石
297/ 《美文》发刊词
301/ 读稿人语(六则)
310/ 这座城的墙
313/ 四十岁说
317/ 安妥我灵魂的这本书



- 326/ 孙犁论
328/ 美食家
334/ 张之光画集序
336/ 我不是个好儿子
342/ 晚 雨
345/ 红 狐
350/ 狐 石
353/ 坐 佛
354/ 关于女人
360/ 说家庭
364/ 说孩子
368/ 说请客
371/ 说花钱
374/ 说奉承
378/ 说生病
381/ 说 死
385/ 说 话
387/ 我的老师
390/ 我要说的话
——(关于《废都》)
394/ 读张爱玲
397/ 小 楚
399/ 编选者絮语/萧重声

月 迹

我们这些孩子，什么都觉得新鲜，常常又什么都不觉满足；中秋的夜里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，好久却不见出来，便坐回中堂里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，缠奶奶说故事。奶奶是会说故事的；说了一个，还要再说一个……奶奶突然说：

“月亮进来了！”

我们看时，那竹窗帘儿里，果然有了月亮，款款地，悄没声儿地溜进来，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：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，爬着那竹帘格儿，先是一个白道儿，再是半圆，渐渐地爬得高了，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。我们都高兴起来，又都屏气儿不出，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，会一口气吹跑了呢。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，那满圆却慢慢儿又亏了，缺了；末了，便全没了踪迹，只留下一个空镜，一个失望。奶奶说：“它走了，它是多多的；你们快出去寻月吧。”

我们就都跑出门去，它果然就在院子里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，尽院子的白光，是玉玉的，银银的，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。院子的中央处，是那棵粗粗的桂树，疏疏的枝，疏疏的叶，桂花还没有开，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。我们都走近去，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

了，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儿变的；抬头看着天空，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。月亮正在头顶，明显大多了，也圆多了，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。

“奶奶，那月上是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是树，孩子。”奶奶说。

“什么树呢？”

“桂树。”

我们都面面相觑了，倏忽间，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，就在我们身后袅袅，到了头发梢儿上，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；似乎我们已在了月里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。

奶奶瞧着我们，就笑了：

“傻孩子，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。”

“谁？”我们都吃惊了。

“嫦娥。”奶奶说。

“嫦娥是谁？”

“一个女子。”

哦，一个女子。我想。月亮里，地该是银铺的，墙该是玉砌的；那么好个地方，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。

“有三妹漂亮吗？”

“和三妹一样漂亮的。”

三妹就乐了：

“啊啊，月亮是属于我的了！”

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，我们都羡慕起来；看着她的狂样儿，心里却有了一股儿的嫉妒。我们便争执了起来，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。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

出来，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儿，说：

“孩子们，你们瞧瞧你们的酒杯，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！”

我们都看着那杯酒，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。捧着，一动不动的，手刚一动，它便酥酥地颤，使人可怜儿的样子。大家都喝下肚去，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。

奶奶说：

“月亮是每个人的，它并没有走，你们再去找吧。”

我们越发觉得奇了，便在院里找起来。妙极了，它真没有走去，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儿上，磁花盆儿上，爷爷的锨刃儿上发现了。我们来了兴趣，竟寻出了院门。

院门外，便是一条小河。河水细细的，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；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糙，灿灿地闪着银光，柔柔和和得像水面了。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，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，就大呼小叫了：

“月亮在这儿！”

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：

“月亮在这儿！”

我两处去看了，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，沿着河沿跑，而且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。我们都看起天了，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。我想，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。噢，月亮竟是这么多的：只要你愿意，它就有了哩。

我们就坐在沙滩上，掬着沙儿，瞧那光辉，我说：

“你们说，月亮是个什么呢？”

“月亮是我所要的。”弟弟说。

“月亮是个好。”妹妹说。

我同意他们的话。正像奶奶说的那样，它是属于我们的，每个人的。我们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，月亮白光光的，在天空上。我突然觉得，我们有了月亮，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：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？

大家都觉得满足了，身子也来了困意，就坐在沙滩上，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会儿。

风 筝

——孩提纪事

初春，天还森冷森冷的，大人们都干着他们的事了；我们这些孩子，积了一个冬天的烦闷，就寻思着我们的快乐，去做风筝了。

在芦塘里找到了几根细苇，偷偷地再撕了作业本儿，我们便做起来了。做一个蝴蝶样儿的吧，做一个白鹤样儿的吧，我们精心地做着，把春天的憧憬和希望，都做进去；然而，做起来了，却是个什么样儿都不是的样子了。但我们依然快活，便叫它是“幸福鸟”，还把我们的名字都写在了上边。

终于拣下个晴日子，我们便把它放起来：一个人先用手托着，一个人就牵了线儿，站在远远的地方，说声“放”，那线儿便一紧一松，眼见得凌空起去，渐渐树梢高了，牵线人立即跑起来，极快极快地。风筝愈飞得高了，悠悠然，在高空处翩翩着，我们都快活了，大叫着，在田野拚命地追，奔跑。

满村的人差不多都看见了，说：

“哈，放得这么高！叫什么名呀？”

“幸福鸟！”

“幸福鸟？啊，多幸福的鸟！”

“那是我们的呢!”

我们大声地宣告，跑得更欢了，似乎是一群麝，为自己的香气而发狂了呢。

玩过了一个早晨，又玩过了一个中午，到下午，我们还是歇不下来，放着风筝在田野里奔跑。风筝越飞越高，目标似乎就在那朵云彩上，忽然有了一阵小风，线儿“嘣”地断了。看那风筝，在空中抖动了一下，随即便更快地飞去了。我们都大惊失色起来，千呼万唤地，但那风筝只是飞去，愈远愈高，愈高愈小，倏忽间，便没了踪影。没有太阳的冷昏的天上，只留下一个漠漠的空白。

我们都哭起来了，向着大人们诉苦，他们却说：“飞就飞了，哭什么呀!”

我们却不甘心，又在田野里寻找起来：或许它是从天上掉下来了，掉在一块麦田的垅沟里呢?还是在一棵杨树的枝梢，在一道水渠的泥里呢?可是，我们差不多寻了半个下午了，还是没个踪影。我正歪着身子瘫在那里怄气，一抬头，看见远远的河边有一座小小的房子，房下的水面上半沉半浮着一个巨大的木轮，不停地转着，将水扬起来，半圈儿水的白光。

“那里找过了吗?”

那里是我们村的水磨坊。从我们记事的时候，那里就有这座小房，那里就有个看管磨坊的女人。据说，她原是城里人，是个“右派”，下放到这里来的；如今房子依然老样，水轮天天转动，她却是很老很老的了。我们平日从不去那里玩耍，只是家里米面吃完了，父母说：“该去磨些粮食了”，我们才会想起这么个小房子，想起这个小房子里的老女人。

“没去过的，说不定‘幸福鸟’落在那里呢。”大家说。

我们向那房子走去，这房子果然很小，很矮；屋檐下，墙壁上，到处挂着面粉的白絮儿，似乎这里永远是冬天呢。有一家人正在那里磨面，粉面儿迷蒙，雷一样的石磨声使人耳聋。我们推开东边那个小门，这是那老女人的住处：一个偌大的土炕，炕上一堆儿各色布头；一盆旺火在脚底烧着，暖融融的，窗台上一盆什么花草儿，出奇得竟开了三朵四朵白花。

“婶婶！”我们叫着。

没人回答，却分明地听见了屋后什么地方，有嚓嚓的声音。我们走出来，转到屋后，那老女人正弯身站在河边的一个水洼里，努力地用石头砸着洼里的冰。冰是青青的，裂开无数的白缝。她开始用手去扳冰块，嘴里唏溜唏溜着；一抬头看见了我们，说：“这洼水冰严了，一条鱼儿冻住了！”

我们果然看见那大冰块里，有一条小鱼，被直直地封在里边，像是块玻璃雕刻的鱼纹工艺品。我们动手去扳，老女人却千叮咛万叮咛着小心；一直到我们把鱼放进河水里，才笑了。

“那鱼还能活吗？”我们说。

“或许能活呢，孩子，河不是热的，冰块会融化的。”

“鱼儿游来的时候，它是一洼水吧，或许它正快活地游过时忽然就被冻住了呢！”

噢，我们可怜可悲起这小鱼儿了：为什么要到这洼水里游呢？这可恶的水，为什么就要变成冰呢？！

“婶婶，你见着我们的‘幸福鸟’了吗？”我们终于问她。

“幸福鸟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的风筝。”

“啊，多好的名字！是到我这儿来了吗？”她说，显得很高兴。

“是的，你一定看见了。”

她却摊摊手，说是没有：

“是不是在这房上呢？”

我们急急找起来，可是没有。又在河边找了，也没有。我们都心凉下来，呆在那里，互相看着，差不多又要哭了。

“‘幸福鸟’呢？我们的‘幸福鸟’呢？”

难道一个冬天的烦闷还要继续下去吗？辛辛苦苦地忙活了几天几夜，我们的乐趣就这么快地结束了吗？

我们终于哭起来了。

“不要哭，孩子！哭什么呢？你们瞧，那冰冻的鱼儿已经到了深水里，很快就会游起来呢。”老女人一直站在河边，风吹着她的头发，头发上落着厚厚的面粉，灰蒙蒙的，像落上了霜的茅草。

“可我们的‘幸福鸟’呢？”

她那么笑笑地走过来，拍着我们的头，说：“它是飞走了，就让它飞走吧。”

大人们总要这么说……我们不再理她了，只是哭着，想着：“幸福鸟”该在哪儿呢？那几根细苇，我们去折它的时候，是踏着塘里的薄冰去的，是那么晶莹，那么有趣，可骤然间在脚下铮铮地裂开了，险些掉进水去……可